

<<灾难如何报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灾难如何报道>>

13位ISBN编号：9787806528259

10位ISBN编号：7806528253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

作者：李梓新

页数：2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灾难如何报道>>

前言

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令全世界震动。

率先行动起来，是中国的新闻工作者。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长期以来，由于体制、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灾难报道本身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很多题材没有被挖掘。

作为个体的新闻从业者所积累的灾难报道经验也没有被规范地整理、总结、传播乃至共同讨论，更无法在广泛意义上做普及。

随着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的不断出现，媒介作为公众力量在其中的角色凸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SARS到禽流感，从2008年初的雪灾到年中的大地震，可以说，灾难报道的概念已经在中国开始成型，其进步直接推动了中国媒体的进步。

汶川大地震，不仅使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进一步觉醒，也使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达到空前的高度。

然而，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奔走在前线的记者必须具备充分的科学知识以及实战经验，才能最大化地体现报道价值，传递灾区呼声，同时也确保新闻从业者自身的安全。

所以，我们总结了2004年底南亚海啸后国内外记者的报道经验，以及这次地震报道中主流媒体的报道经验，再加上美国德特灾难新闻研究中心（Dart Center）数年来所总结的美国新闻业灾难报道的先进经验。

作为中国第一本可供借鉴的灾难报道参考书提供给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学生以及其他一切关心此领域的社会人士。

也作抛砖引玉之用，期待有更多的关于灾难报道的专业探讨不断出现。

<<灾难如何报道>>

内容概要

灾难报道，是中国传媒业一个新的领域。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以灾难报道为主题的新闻专业书籍。

本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汶川大地震和南亚海啸的媒体亲历者谈其经历与经验。

汶川大地震让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领域创造了许多之最，是中国灾难报道最成功的一次；南亚海啸，则开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国门报道灾难的先河。

二是针对媒体报道不同类型的灾难的理论指导，包括记者现场应变技巧、心理调整方法、如何和受难者对话等，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同行迫切需要的报道知识和采访技巧。

<<灾难如何报道>>

作者简介

李梓新，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专业，曾供职于《21世纪经济报道》、《东方早报》等媒体，现为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公共事务主任。

<<灾难如何报道>>

书籍目录

序 灾难报道推动中国媒体进步前言 灾难报道是新闻人共同面对的命题第一篇 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操作实录 导言 杨磊：我坐过失事飞行员邱光华的飞机 李虎军：《财经》的选择 李海鹏、陈江：“史上最牛官腔”的由来 王恺：我经历了极度愤怒的状态 方玄昌：人性冲击下没有职业之分 包军吴：我觉得央视可以打98分 魏海波：如果记者去救人，那是我的骄傲 吕宁思：凤凰卫视的优势在于差异性 邱立本：震出中国新闻报道新格局 Lucy Hornby：我始终觉得有非常大的责任感 Edward Cody：中国政府出乎意料地开放 David Gray：我喜欢成为一个安静的观察者 钱钢：从唐山到汶川今昔谈第二篇 美国的灾难报道经验 导言 第一章 记者采访报道指南 第二章 记者的自我保护第三篇 南亚海啸中的媒体操作实录 导言 李虎军：二赴班达亚齐灾区 朱雨晨：市场化媒体灾难报道的突破与不足 陈实：《南方都市报》的海啸报道策划 罗绮萍：国际记者证的重要性 李鸿谷：谁是海啸的新闻主角 史哲：选择柔和的东方视角 唐建光：灾难发生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 聂晓阳：做有思想的灾难新闻 闫丘露薇：凤凰卫视的海啸报道运作 阿布多尔卡里姆：TimeMagazine海啸报道的策划与运作 小黑纯：日本媒体对地震及海啸的报道 纳尼·阿弗雷德：受害者厌烦记者了吗？ 丹迪·拉克松诺：来自印尼震央的报道附录：中国灾难报道史略 钱钢：中国灾难报道——从昨天到今天的理念 卢跃刚：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灾难报道后记

<<灾难如何报道>>

章节摘录

第一篇 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操作实录杨磊：我坐过失事飞行员邱光华的飞机杨磊：《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主任。

2001年进入新闻行业，曾在云南地方媒体工作，负责政法新闻报道。

2002年底进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负责突发及灾难事件报道。

杨——杨磊李——李梓新李：你大概什么时候去前线？

杨：我是5月14日早上到，本来打算12日去的。

地震后我们马上就有记者去国家地震局了。

当时找了地震局一个要去灾区的专家，我们说要跟他一起走，但他说要收拾行李。

我们约在首都机场见面。

3点半的时候，我们还在等他收拾行李，结果他已经从南苑机场坐军用飞机出发了。

于是我们就被耽误了一天，改到13日的飞机。

但是上午的航班都是救灾的，只有等下午的航班。

坐下午的航班飞到重庆，再从重庆包车去成都。

李：当时和专家一块儿走是报社行为还是部门行为？

杨：报社当时是想派人去的，但是有关部门下了禁令，就在下午5点多的时候，不允许去，报社就犹豫了。

但作为特稿部，本身就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我觉得不能不去。

成都站的记者也找不着，于是我就带着几个人去了。

我们后来打听了《南方都市报》，谁都没有管禁令就去了。

那天恰好是周一，我们每周一开编前会，领导们都在。

李：编前会的时候就知道地震的消息吗？

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编前会正要开始。

这时有一个女编辑说她血压低，头晕，后来大家才发现不是她的问题，是整幢楼都在晃动。

10分钟后有人收到短信，说四川省发生了大地震，于是消息就这样传开了。

大概在4点钟，我们就有记者去机场，跟地震局的专家。

我们又派了很有经验的记者徐凯从重庆去成都。

他包了一辆车，到了成都已经是夜里10点多。

他拉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家里受灾的，他就跟那个人到他家写了一篇稿子，当天夜里12点多发回来。

李：你们当时的人员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杨：当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我以为我，加上徐凯、左志坚，3个人就够了，后来总部从广东又派了两个人。

因为当时能从广东飞成都。

李：5月14日的时候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杨：有15个人。

加上当地记者站记者。

李：后来怎么又增加到30个人呢？

杨：我们到了现场，发现大家都乱了，也有人是没有报告总部就自己来了。

我们有一个同事开始说因为母亲一个人在成都，所以要回家陪她，但是到了当地以后他没有回家，反而去绵阳采访去了。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真正有规划地增加人是在第二个星期，5月19日左右。

那时候现场救援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灾后重建。

我们派去了一些常常在北京、上海跑政府如卫生、民政等线的记者，他们资源会更广。

当时去前方的主任有3个，我和其他两个人。

我们分属不同的中心、不同的领导，后来派来了两位编委，指挥调度会比较好。

<<灾难如何报道>>

成都也是一个天然的编辑部所在地。

李：后来为什么考虑让编辑直接上前线？

杨：我们刚开始比较乱，记者写了稿子不知道该发给谁，也不知道怎样安排，放到哪个板块，怎么处理。

于是总部从后方调来了3个编辑，他们直接在前方组成一个编辑部，稿件统一归他们，由他们来协调。

李：你去看的时候，怎么分条线的？

杨：我到了成都时，整个成都站的人都归拢了，我给大家开了一个短会。

希望女孩子去的地方都是当天能回到成都的，男孩子去一些受灾严重的地区，比如北川。

因为徐凯比较有经验，我就把成都到都江堰的路线给了他，把绵阳留给自己。

我是14日下午到绵阳的。

李：到绵阳的路还通吗？

杨：从成都到绵阳的路还可以，一直可以通。

但再往里走就困难了。

李：那你们是怎么再深入进去的呢？

杨：我们从绵阳包车到安县。

到安县又包了一辆车。

但是走到半路，在亚洲风洞，就遇到交通管制了。

因为要进去的车太多，堵路了。

虽然当时我拿着绵阳市委的采访证，也没有用。

后来我就走路上去了。

李：然后你只能步行？

步行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

杨：对，走路进去。

我为了减轻负荷，相机都没拿。

就背了电脑，发稿用的，拿了一瓶水、一个手电筒、一个收音机。

李：收音机能够收到信号吗？

杨：时断时续。

李：走了多久？

杨：走了5个多小时。

李：大约多少公里？

杨：地图上标的是13公里，老乡说实际有15公里。

路非常不好走，随时有石头掉下来，阻挡道路。

运灾民的车也不照顾走路的人，所以人走在路边比较危险。

李：你看到过逃出来的灾民吗？

杨：灾民都在一大块空地上等候。

因为有警察告诉他们不要走，会有车来运送他们出去。

李：有没有寻亲的人和你一起进去？

杨：有8个成都的人来寻亲。

成都有一老年大学组织师生去北川西乡羌寨参观，那天地震的时候正在北川参观，所以他们的孩子要进去寻亲。

但是警察没有让他们进去，我是因为有证才被允许进去。

我把电话留给他们了。

李：后来在网上写下《北川寻母记》的那个人是不是也在里面？

杨：那个人我见过。

我给了他一包烟。

他装备很专业，我还以为他是同行。

<<灾难如何报道>>

李：你到的第一个比较惨烈的现场是北川中学吗？

杨：是擂鼓镇。

我当时看到特别害怕。

我不知道羌族人死了以后还要裹得那么严实，放在一个门板上。

门板是悬空放着的，用砖头或者板凳架住。

空隙里面点着一根红蜡烛。

我原来看到亮光以为是活人，还想上去问路，后来才发现是死人。

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比较恐怖的是镇上既有死人又有活人，但是看到活人更害怕。

幸存的人都待在那里。

天上又飘起小雨。

李：天那么黑了，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使你决定向前走呢？

杨：做新闻的人，基本的感觉是既然来了，还是要到现场去的。

当时我看到那些惨状，就想到现场肯定更惨。

我从来不能想象一大群人坐在一边，跟傻子一样，行尸走肉似的。

手电筒一晃，他们都带着惊恐“唰”地站起来，但又不说话。

镇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就安慰镇上的人，说我上来的时候有很多空车，肯定是来救援他们的。

但是他们也不理我。

李：于是你就继续向前走吗？

是不是有些部队可以给你壮胆？

杨：我看不见，但是能看到军车往里面走。

李：你有同行的伙伴吗？

杨：有，是《生活》杂志的记者。

李：后来就到了北川中学吗？

杨：是的。

李：到北川中学是几点？

杨：夜里10点半。

我觉得特别震惊的是走到收费站的时候遇到几个绵阳的小孩，他们当志愿者。

我有手电筒他们没有，我们就一起走了。

他们以前在北川中学读过书，但是当我让他们带路的时候，他们在路上转了4圈，都找不到那学校。

我觉得如果本地人都找不到原来的地方，那地震肯定特别严重。

后来我们看到一些亮光，才觉得是北川中学。

走进北川中学的门，看到到处都是帐篷，迎面过来是一辆冷藏车，是来运尸体的。

当时还是比较乱的，很多帐篷都没有搭好，很多车进不去，我进去时吊车已经在开始吊了。

我进去时车上的死人摆得特别规矩，每一个尸体放上去，都有人给尸体量身高、拍照。

刚开始尸体放上去时还有声响，后来慢慢慢慢就没了，因为死人太多了。

李：现场有父母吗？

杨：有很多父母，都在现场哭。

一方面他们想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看是不是活着，另一方面又有点忐忑。

后来他们都有经验了，知道救援战士一旦发现一个活人，都会喊医生。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救援队伍发现的都是死尸，就会直接扔上车。

李：那天晚上你是在北川中学过夜吗？

杨：对。

当时没有地方住，我就从医院里拿了一个凳子，找了一个稍微暖和的地方和医生聊了聊。

4点多钟时睡了一个小时。

李：还下雨吗？

<<灾难如何报道>>

杨：下雨。

山里头有风，冷得不行。

帐篷后面又是尸体。

李：当时你就开始写稿了吗？

杨：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写稿了。

李：写的时候有没有强烈的心理冲击？

怎么样组织文字？

杨：当时没有太多心思去构思文字，就是想把看到的東西写出来。

第一要大家知道这边很惨；第二要解释为什么这么惨；第三是我们还需要什么。

我写稿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后来和一个美国摄影记者聊天，他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

他说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做错，只是因为脚下的地球在移动，他们就丧生了。

这种挫败感非常强烈，因为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了。

李：你写完稿之后怎么发回来呢？

杨：当时我拿了一个无线网卡，以为我的手机能收到短信就能发稿。

但是我试了很多个地方都没有发出去，导致当天稿件没有发出去。

李：夜里你们在路上怎么躲避那些滚下的石头？

能听到声音吗？

杨：有些时候是有声音的，有时候是下意识地。

因为对面不断有救护车，他们是抢时间的，不管路边的行人。

我们就不能走在路上，只能贴山脚走。

我们有时候走了一阵子感觉不对了，就等一等。

我一共带了6包烟，光在路上就抽了3包，因为有时候等待时感觉没事情做，就抽烟。

也可以压压惊。

李：第二天早上你还在北川吗？

杨：待到凌晨5点多，我们就决定离开北川中学。

山里天亮得早，但天是阴的。

而且尸臭开始冒出来了。

那时我们连口罩都没有，我就去找医生要了两个口罩。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去县城。

当时很多人都劝我们不要去，说县城不断地掉石头，而且房子一小时前是一个样子，一小时后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余震不停。

北川中学门口的电线杆就像坐标一样，看到灯一摇，所有人就跑。

李：第二天你们走的是什么路？

杨：我们走山路，从堵住县城的两块大石头上翻过去，原本只需要十几分钟的路走了两个小时，终于赶到县城。

那里挖了很多人工的台阶，军队说他们的突击队从里面8个人抬1个伤员出来，上一个台阶要花15分钟

。

<<灾难如何报道>>

后记

《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从构思到完稿，前后经历了3年时间。

从2004年年底的南亚海啸以来，我们就深感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上所作的专门研究有待加强。

一方面媒体在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受众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多发的国家，灾难是媒体报道的重大题材，灾难报道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这两个因素使得对灾难报道的研究和探讨越来越迫切。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2005年4月就举办了南亚海啸媒体研讨会，邀请了参加海啸报道的国内外媒体记者齐聚汕头，探讨海啸报道的心得体会。

南亚海啸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国门报道的灾难。

会议留下的一些宝贵材料，也是本书的构成部分之一。

而进入2008年以来，灾难似乎就和中国紧密联结在一起。

从年初的雪灾，到4月的火车相撞，再到5月12日举世震动的汶川大地震，所有媒体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报道，创造了多项媒体报道史上的纪录。

其中中央电视台连续数百小时滚动直播为标志的媒体创新，以及它体现的重视人性的报道定位尤为令世人瞩目。

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同样投入地关注着这场重大灾难，也从专业角度关注着媒体在灾难报道上的新发展。

陈婉莹院长决定，将我们筹备中的《灾难如何报道》一书的构架，调整为以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报道为主干，并派我到灾区实地调研。

我在2008年5月23日，地震发生后的第11天飞抵成都，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一起工作、生活。

后又随《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到绵阳、北川实地考察，充分体会到残酷灾害面前媒体的重大责任，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媒体同行在地震报道中艰辛的心路历程，这些都为我之后对各家媒体的单独采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背景。

<<灾难如何报道>>

媒体关注与评论

灾难报道推动中国媒体进步。

——陈婉莹对灾难报道来说，公众的生命安危，是最根本的出发点。

记者的眼睛应该紧盯着灾难的“本体”——你的首要责任是报道灾难的真相。

——钱钢我认为意义不在于你们报道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媒体已经有了全球的眼光和人类的情怀。

——卢跃刚

<<灾难如何报道>>

编辑推荐

《灾难如何报道》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成功的灾难报道——汶川大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国门的灾难报道——南亚海啸媒体操作实录，首次引进美国灾难报道威德特研究中心（Dart Center）的实操指导。

<<灾难如何报道>>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